散文

小巷，小巷

■张乃千

布衣巷座落在开源“河上街”景区。巷子不长，却曲折有致，庭堂瓦舍、高低错落，一水儿的仿古建筑。一巷两行，全是传统美食店，店面小巧玲珑，装饰得典雅清淡，摆的是木质老式桌椅，连工作人员的衣帽也都是仿古制式，很像当年的店小二。“店小二”们口吐莲花，笑意盈盈地招呼着光顾的食客。店堂里色香四溢，小巷里色香四溢，流水般的红男绿女涌进巷子，惊讶地四处张望。可以猜想，走在这里，吃在这里，人们一定会有时光穿越的感觉。

我有些许的自责，竟不知道这里有个布衣巷。若不是有幸参加河南杂文名家看漯河采风活动，我这个漯河人、而且是住在河上街景区附近的漯河人怕是会让人嘲笑的。

我喜欢小巷，因为小巷是城市隐蔽的肌肤。唯其隐蔽，才给人梦幻。在江南的小城中，多有曲折的、恬静的、幽深的小巷。它们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篇神秘而又飘逸的小品文，又像是一幅幅酥胸微露的仕女图，它们不事声张，却演绎着万千风流。

江南有“巷”，漯河也有“巷”，我们这座有数百年“水旱码头”之称的小城，巷子也多多：柴禾巷、韩家巷、铁匠巷、石臼巷、船工巷、东安巷……都说“巷”与“水”相连，有水的地方就有巷，江南水多，所以巷子就多。漯河呢，漯河怀抱两条河，自然也就巷子多多。“巷”字连上水，就成了“港”字，谁叫咱是水旱码头的“港口”呢。

“巷”字的词条之一是“较窄的街道”。漯河有城以来，较窄的街道很多，但并没有都直呼为“巷”。漯河人很有开放的眼光，从京城拿来了“胡同”，从上海拿来了“里弄”，于是小城中便有了儆子胡同、染坊胡同、麻绳胡同、会馆胡同，有了太平里、笃义里、存善里、跃进里等等。小城虽小，却吸纳着南北之气，荟萃了江淮众业，从而滋养着漯河人善于谋划、勤于经营的气魄胆识。

如果说“水旱码头”是漯河人的“地利”之便，那么，牛行街则就是漯河人的“人和”之盛了。那些年月，天下谁人不识牛行街？牛鸣马嘶山呼海啸般地掠过蒙古草原，沿着河西走廊奔向沙澧河畔，然后经由漯河人的“袖里乾坤”，万千牛马又消散于冀、豫大平原的四野八乡。这是农耕社会的盛筵，是庄户人家的摇滚曲，漯河则是当之无愧的领衔主演。漯河的中气很足，围绕着牛行街，诞生了一条“短工市街”（很窄的街道），这是劳力和人才的集散街区，贴上现代标签，就是“人才市场”；还成就了一条卖米粜粮的“坊子街”（也是一条窄街），贴上现代标签，就是“粮油交易中心”；还有一条远近闻名的“戏楼街”，此街年代久远，曾经破败，但随着牛行街的兴盛，又一度复活，虽没有再建辉煌的大戏楼，老台子上却月月好戏连台，贴上现代标签，它就是令外乡人追捧的“娱乐城”。“娱乐城”里有三条窄街，一曰戏楼东街，满街玩杂耍的、套圈的、拉洋片匣子的，就像是北京的前门大街；二曰戏楼西街，正经唱戏的地儿，沙河调的梆子戏、周口的越调戏没少在这里赚吆喝；三曰戏楼后街，一街两行的面馆儿、汤馆儿、烧鸡店和酒肆饭庄，外加澡堂子和依门而立的卖春女人。戏楼街的辉煌曾经是漯河人的骄傲。戏楼街紧挨着源汇寨（漯河）的东大街，东大街的大东门上曾经悬挂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竟是出自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之手。变法志士的神武平添了小城的名气，也激扬着河上街不断发展变化的精气神。

还是回到巷子中来吧！据我所知，源汇寨（漯河）像模样的巷子少说也有十七八条，前述的那些巷子，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市井中的多种营生，除了农耕，透出了不少商业和手工业气息，也能感受到讲“义”讲“善”讲“中庸”的民风和道德观，这似乎就是漯河人的底色。而小巷本身，虽比不得江南巷子水灵，却也烙下了水旱码头的气韵。

小巷的宽度多在六尺左右，也有七尺的、八尺的，像“存善里”就是八尺巷。巷路有砖铺的、石铺的，也有土路的，像“柴禾巷”、“韩家巷”就是土路，虽是土路，却是石灰夯土修成的，光溜溜的像一条游鱼穿过。这里大抵住的是小门小户，泥巴墙上爬满了常青藤一类的阔叶植被，叶子很肥大，透着升斗小民们奔日子的心劲；砖石铺路的巷子一眼就看出住的多是有钱有身份的人，门楣很气魄，有宽大的院落，临巷的窗户有木雕的，还有装玻璃的，笃义里有一户姓邓的人家，经营粮食生意，家里的摆设居然有了“沙发”、“自鸣钟”之类的洋玩意儿。这些巷子散发着富贵气，也透着主人对生活前景的梦想与追求，一看路面便知，巷路铺得很是讲究，延展着一连串祈福、祈贵的吉祥图案。这大概是江南巷子所没有的，江南巷子虽多是青石铺路，但呈现的是自然凸凹与古朴，而源汇寨的砖石巷子却投放着明确的人文气息。巷的路边也种有树，有槐树、杨树，春来的时候，与院子里的枣树、杏树、樱桃树呼应一片，把个小巷弄得绿影摇曳，似幽深无限。但其实源汇寨的巷子都不悠长，也不够曲折，它们拥有的只是安详与宁静。在清新宜人的早晨，在长风吹过的午后，在马灯、煤油灯燃亮的薄暮，巷子里会传出些许的声音，那是孩子的呓语声、女人的发嗲声和男人拨拉算盘珠子的噼叭声，当然，也会有沉重的叹息声和很不雅的叫骂声。

也许，安详与宁静只是小巷的形态，它们的内在其实是热烈的、奔放的。我在源汇寨（漯河）的小巷里长大，我知道巷子里的那些故事，也目睹耳闻过巷子中的龌龊。“龌龊”已被雨打风吹去，不提也罢，而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人至今记忆犹新。比如，东安巷里出过一个颇有名气的说书艺人，姓杨名吉亭，人称“赛王朗”。他面容清癯，颌下细髯飘飘，说起书来形神兼备，他的书场就设在东安市场一角，听书的场场爆满，无不叫好，与戏楼街的大戏相得益彰，成了河上街的说、唱两天地；比如，存善里有一户开小诊所的王姓人家，父子二人都是医生，儿子经常跑汉口购药。源汇寨沦陷后的有一年，日本人突然乘夜抓了王家儿子，说他往红区倒卖盘尼西林，枪毙他的时候，王家儿子毫无惧色，还哈哈大笑；比如，船工巷有一个吹糖人的老光棍，一脸老相，却看上了某船民的女儿，女家不答应，他就按模样儿吹了他与那女儿拜天地的糖人。女家无奈，问他除了吹糖人还有啥能耐，他说会编唱船工号子，一试，果然编得好也唱得好，于是招赘入门。因他腔口又亮又甜，后来就落了个“大蛤蟆”的诨名。据说，沙澧河的船工号子有些就出自“大蛤蟆”行船时的即兴创作……这许多的故事、许多的人，年年都在巷子里流传，成了小巷人家的文化记忆。一直到今天，虽然历经改革三十年，一些巷子湮灭了，但留下的那些巷子依然有故事、依然有棱角分明的人。我拙笔下的《杠哥》、《板爷》、《女神》等作品中的人物原形都是小巷中的人。他们无一不带有沙澧河畔的泥土味，又无一不是一首好听的小巷之歌。

布衣巷的出现是漯河小巷文化的延展。尽管它走出了荆钗布衣，装扮得有些许的妖娆，还不无创意地营造了吃的浪漫幽默，但它的背后依然是漯河人特有的追求与风情。我是漯河的土著，从不因为漯河的小而不敢畅言，在我看来，漯河的巷子有其名、有其实，有其形、有其——有其骨、有其韵。如果说北京的胡同是一曲曲扣响历史之门的长歌短调、上海的里弄是一幅幅亦中亦洋的水墨画图的话，那么漯河的小巷就是一首首轻言细语的叙事小诗。

小巷虽小，却意境悠悠。

“美丽中原”河南省小幅油画作品展漯河巡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左素莉） 2016“美丽中原”河南省小幅油画作品展漯河巡展于8月9日在漯河慈善书画院开展，展期十天。

本次巡展是漯河油画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繁荣漯河文艺事业的重要活动。本届小幅油画展共收到作品照片1200余幅，经评委精选出107件原作进行展览。油画家们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理念创新和形式创新为动力，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一幅幅具有中原特色、中原风格、中原气派，饱含中原人文精神的油画艺术精品，是河南美术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画笔推动美丽河南建设、让河南更出彩的最新艺术成果。

游记

想马河的征服

■孙永辉

想马河在河南省鲁山县尧山镇，既是一条河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原以为此处穷乡僻壤，因流寇响马较多而得名，不料想村名竟来自于西汉末年王莽撵刘秀，刘秀紧急避难在此失马而想马的民间故事。说不定哪一天心血来潮，还可以顺河而下漂到漯河，因为想马河是沙河的支流。在鲁山县南部，像想马河这样有山有水的村落很是普遍，随便找个山沟圈起来，找几个文人墨客整个龙凤之类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演绎几则神奇的传说，镌刻几处书法家的墨迹，当然还需要大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景区就可以开张营业，开门收费了。这两年，那的景区越冒越多，以至于下了高速前往景区的指示牌上，密密麻麻地排列，必须眼神好使才会看的清楚。

结识想马河是几年前的一个“五一”，跟着别人去过的弟弟把我领到了那里。安顿好住处，吃过了午饭，开始爬山。上山进景区都是修好的道路，一路上，清流急湍，草木葱绿，鸟语花香，宁静清幽，景色宜人。往前走不足两公里，山路旁巨石与溪流的迂回交错让人有逆流攀岩的念想，感觉天再热些，此处是孩子们游玩嬉戏的好地方。到了半山腰一个农家院，想继续前行，看看当地人所说的瀑布，弟弟执意不再往上走，明言来就是休息，在家本已辛苦，来这何必再劳神费力。我们返回村子，来到河边，躺在巨石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把脚伸进清清的溪水，倒也舒心惬意，只是不经意间，感觉脚底痒痒，低头看去，竟是一小群小鱼在周围游来窜去，噬咬脚上的死皮。鱼越聚越多，黑压压的一片，脚也越来越痒，让人难以忍受，大笑的颤动吓得鱼儿惊慌失措，四散逃离，不过不消不一会儿，他们又群聚而来。生态鱼疗的感觉如此美妙，我对景区的好感油然而生。

回到住处，房主一语道破了不收费的原因：村上的人都不愿意让建山门收门票，这样才能吸引人来，来的人多了，大家下血本建的农家乐才可能赚回来。

有山有水风景不错花销不多，难得这样一个好玩的地方，一年暑假，我们第二次来到想马河。孩子们没有翻山的雅兴而痴迷于水，他们一路小跑来到了上次能够玩水的地方。此处果真是个天造地设的亲水消暑的好所在。岁月的风雨和山洪急流削蚀了溪石的棱角，此高彼低，有大有小，或平或陡，不远不近，错落有致，一样圆润；暑期的溪流水量增多，清澈的山泉裹挟着沁人心脾的清凉，漫石面，溜石边，钻石间，迂回曲折，一路欢唱，奔流而来。男人带着孩子，在激流中涉险而上，支点难觅，青苔易滑，只好小心翼翼手脚并用，仍免不了脚底湿滑山泉沾衣，更有旁边的好事者捡起小石块，搞个恶作剧，飞溅的浪花，涉水人的无措，便会有舒心的欢笑激荡在空旷的山谷。

只顾得玩水嬉戏，忘记了前方行程。看看时间已近中午，我们慌忙重整行装，开始爬山。整修过的山内道路并不难走，且指引着我们的前进方向。只是水上的玩乐消耗了太多体力，当我们几乎是驾着两个体力消耗殆尽的孩子气喘吁吁爬上房东告知的观景台时，已是下午两点。孩子们的狼狈表现，前方山林遮掩若隐若现的一段陡峭山路，捉襟见肘的供给，要继续向前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未知的远方诱惑很大，但人生地疏山地难行夜路危险，权衡再三，只得依依不舍地返程了。

爬山总想爬到山顶，总想征服一座山，一直觉得这样的想法有些怪异。但经常爬山总能登顶，这样的小山爬不过去岂能善罢甘休。第二年“五一”，我们再次来到想马河。前两次我们是从西沟进山，这一次，我们改从东沟，并且多了一个四口之家，两个孩子中小的还不满两周岁。东边的进山之路和西边一样，没有太多的起伏，几个孩子开始时的兴致很高，走的很快很有劲，不过，时间一长，孩子没耐力的问题又暴露出来，并且问题更加突出，最小的孩子睡着了。十几人的队伍越拉越长，只能是走一会儿、歇一歇、等一等。山路没远近，熟睡的孩子大家也开始轮换抱着，最后没劲的时候，干脆用脱下的夹克做成了一个吊袋，吊在脖子里往上爬。那天的天气稍热，加上劳动强度过大，准备的补给消耗很快。

糟糕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当我们一步一挪地爬上一段陡峭的天梯，登上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平台，我们近乎绝望的发现：除了一堆成袋的已固化的水泥，修好的路已到了尽头，再往前是杂草丛生几乎看不出人迹的向下陡坡。看看一张张呼吸急促憋得通红的脸庞，看着几个方便面渣掉在地上也要捡起来放进嘴里的孩子，前途迷茫弹尽粮绝的我们又不得不铩羽而归。

三次进山，次次半途而废，沉默的大山让人顿生敬畏，也更坚定了我们登山探秘的信心和决心。又是一年“五一”节，我们提前一天来到想马河，早早安歇养精蓄锐。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吃罢早饭，我们就出发了，还从东沟进山。我们加快行进速度，十点刚过，便爬上了天阶，小心谨慎地下了陡坡，往前不足百步，我们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我们看到了那边修过来的栈道，顺着栈道一直往前，我们更是激动不已，栈道旁，一株株杜鹃花傲然绽放，争奇斗艳，让人流连忘返。下了栈道，穿过一个山谷，登一个山峰，我们完全被震撼了——山路在山巅蜿蜒，数百株杜鹃树像列队欢迎的少年夹道而立，幽静的世外桃源，神奇的人间仙境，壮观的迎宾花廊，奢华的欢迎场面，想马河给我们的赏赐是何等的隆重！孩子们在尖叫，男人们在欢呼，美女们则忙着拍照。更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透过花缝，我们似乎看到了上次到达的观景台，急忙跑上制高点仔细眺望，是的，没错，就是曾经到过的观景台！我们欢呼雀跃，沉浸在登顶的兴奋之中。

今年“五一”，我们带着征服者的满足感、自豪感，呼朋引伴，重回想马河，再赏杜鹃花。因知晓了前程，一路上谈笑风生，心情淡定放松。路边的奇石怪木、各色小花，阴阳分明的山峰，蔚然深秀的丛林，鸟儿在树林深处的悠长欢唱，无一不是让人怦然心动的自然美景。走近天梯，稍事休息，举目四望，层林繁阴的山间，满山遍野簇簇的火红是那样醒目耀眼。重登山顶，视野是如此开阔，能见度是如此通透，连绵群山有那样迷人的曲线，沟谷、山坡的林海是那样郁郁葱葱。

人生与爬山何其相像，无限风光在险峰，绝美的风景往往就在于人迹罕至处，功败垂成前的黑暗，考验前行者的耐心、毅力和智慧，成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再往前迈出的一小步。在向目标进发的过程中，淡定，平和的心境至关重要，因为有些山可能永远无法登顶，应该更看重登山的过程，既然已经竭尽全力，那就没有什么遗憾。学会在前行的路上，气定神闲，慢慢欣赏，人生会因此多姿多彩，心灵也会因此充实丰盈。

突然意识到：想马河的征服，最终征服了自己。

随笔

胡杨泪

■文/图 有只羊

在摄影家的镜头下，胡杨这一边疆沙漠地带特有的树是神树、圣树。“神”在其造型随意而奇特、没有章法和规律；“圣”在于其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腐的“三千岁”特征。特别是在树叶飘黄的季节，新疆、内蒙生长胡杨的几个地方就成为摄影家朝拜的圣地。

初见胡杨，笔者惊诧于它扭曲得夸张的身姿。它一改乔木昂扬向上的作风，将藤本植物的攀援委屈、灌木的随意拖沓，木本植物的坚韧顽强和草本植物的随遇而安有机地拧合在一起，远离花匠的刀斧，靠着大自然的刻刀，在身上舒曼而执著地刻画着，将本来完美而稚嫩的皮肤刻画得遍体鳞伤、白骨裸露。它以它的坚韧和倔强对抗着西北方向的无情风沙，自上而下的灼热太阳，足以烫伤皮肤的沙土，还有那饱含盐碱的水分。

在那狂风呼啸、不见人烟的环境中，它选择了坚守。那扭曲的身姿、粗糙的皮肤向世人述说着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它的抗争。它柳叶、杨叶的并根而生仿佛在向大自然昭告：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甚至比养尊处优、生活条件优越的其他树种活得更好。一树两叶就是证明。

但这并不是胡杨的全部，在近乎高傲的身形之后，细细观察，可以发现，赤日炎炎下，胡杨的叶子上，竟然还有晶莹的液体依附在表面。手指轻抚，黏黏的。科学家说，因为胡杨生长地水分盐碱量高，树根在吸收这些水分后，要把里边的盐分分泌出来。这些粘液正是胡杨排出体外的盐碱混合物。

当地民间还有种说法，认为那是胡杨这位荒漠中的老者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难抗争又无力改变所留下的伤感之泪，人们叫它胡杨泪。

无论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忠臣，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老者，无论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还是“吾知之吾不言”的智者，面对各种挫折和困难，当一己之力无力改变现状、理想被现实无情地撞为齑粉的时候，所能做的只有暗自垂下伤心的眼泪。一如胡杨。

但笔者更愿意认为那是胡杨外表强大、内心隐忍而留下的泪。这种躯体的顽强和心理的脆弱合为一体才构成这种生物的全部，对胡杨来说如此，对其他生物也是如此。没有了心理的脆弱和隐忍，外部的强大就不可持续。没有变通，就无所谓坚强。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胡杨正是有了这种多情的眼泪，阴柔的内心，才成就其荒漠中扎根、荒漠中挺立的伟岸和挺拔。阴阳相依、表里互补，相生相克、共存共荣，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为人称道的自然之道。

一种远离我们生活的植物以其自身的成长给我们以启迪，这是它成为特殊风景之外奉献的特殊礼物。它告诉我们：正是它内心的脆弱和隐忍才造就了世上这么一种“三千岁”的神奇圣灵。

小说

琪姐的洋伞

■祖法政

田野上飘来了一把小阳伞，犁地的壮汉、耙地的老头都慢了下来，连黄牛都瞪圆了眼睛，看着小洋伞由远到近，由小到大，伞下照着一个惊艳的“洋婆”。

琪姐回来了，这么热的天还回娘家，人们搭讪中目送小洋伞渐渐远去，不大不小的金莲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起伏而行，越发凸凹有致的身材让人心动。

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事情，老一辈都喜欢把好看的花伞叫“洋伞”，把好看的女人叫“洋婆”——洋气的婆娘。

我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农村度过的，村子在澧河南岸，临堤而建的土坯草房一字拉开，不宽很长，茅草庵错落有致总有三里地，全村有八九百口人，村中间一块平地上有一棵两人才能环抱的古柿树，古人说柿树枝头下是各路神仙的家。一到秋后，微风吹过，黄叶铺了一地，金黄的大磨盘柿子挂满枝头，透明发亮，让孩子们直流口水。

琪姐是我大姐的好朋友，婆家也在一个村。我一放假就爱往琪姐家里跑，去了还不愿回来，好像她家就是我的天堂。在她家不用去地里割草，也不用替母亲挑水做饭，还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大树下看小人书，渴了有沙瓤儿西瓜吃，一张草席一本书，在树荫下一坐就是半天。到中午，琪姐会拖着长腔喊我吃饭，她做的什么饭都好吃，姐夫和颜悦色，从不责骂人。

大年三十，别人都往家里赶，我却总想着找个理由往琪姐家里去，因为我最怕过年大清早被母亲叫起来陪她一起给爷爷和父亲上坟。每年都是这样，传说长子不上坟，家里人就不旺，我也只好揉着惺忪的双眼，嘴里嘟囔着，跟随母亲走。

我一年大似一年，母亲总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再往她家跑了，不能再让她操心管我了。母亲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因为琪姐绍婚后一直没怀孕，所以琪姐和姐夫对我特别好。平时，我想干啥，琪姐和姐夫都没说过不行。

琪姐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在城里有几十间面铺，公私合营时，他带头把门面交给了国家，琪姐当了个营业员。姐夫对她呵护有加，我从没没见过他对琪姐大声说过话，总是轻言细语，脸上也挂着绵绵的浅笑，额头上的皱纹也总会显得更深更密。

小时候，从琪姐家回来，我总是恋恋不舍，姐夫把我送到家门口才分手。

入伍那年，我是从琪家走的。临走那天夜里，我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琪姐也一会儿一醒地安慰我说：“别怕，明天让你哥送你去，误不了事。”

到部队后，我把每月发的津贴都存起来，到过年全部寄给姐夫，可姐夫再缺钱也不动一分，一直到我探家，原封不动地又拿给我。1976年，全国防地震，我用那钱给姐夫买了一大堆大米，把家里的坛坛罐罐装得满满的，这时他倒嫌少了，说是真要地震了，逃难的人多，说不定一碗米能救一条命呢。

琪姐只上过几天速成班，不识几个字，可她账算得特别准，当了几十年营业员，从没出过错。平时不多言语，可常常语出惊人，干部们都喜欢来她家吃派饭，街坊邻居谁家不和，都喜欢找她评理。琪姐边干活边聊天，直到人家心中的乱麻理成线，既连绵不断又清楚明了，倒像个理论家。

琪姐没有后代，去世时是娘家子孙把她安葬在村里的。我常常想起琪姐，每逢清明和周年忌日，我总早早地准备着带子女去给她上坟，梦里，总是飘荡着那时田野上忽隐忽现的小洋伞……